



绣花璁璁



一夜的小雨，天亮时住了，七日村庄像洗过一样明亮。

那森音布端着一只木盆向磨坊沟走去，潮湿的村道上印满了深浅分明的蹄印，还有新鲜的牛羊粪。音布一边走，一边把脚后跟重合在牛蹄印上，忽地扭头望那串脚印，额头险些就撞上了另一个穿着一双黑亮皮靴的自己。路边的闹羊花，先前还是花骨朵儿，音布的藏袍呼哧一声摆开时，一朵朵白莹莹地绽放了，空气中顿时弥漫起獐子伏在青草上晒太阳的气氛。

◎南泽仁



（上接7月13日第七版）

正午的太阳照耀着村庄，人们忘记了家中的鸡鸣狗跳，专一地看着音布表演歌唱，美妙的感情在他们心中细微流动和传递。音布的双手垂在裙袍两边，手指拈住袍子随着歌唱节奏一点点展开，她在小心地模拟凤鸟临水的模样。音布唱着唱着，感觉自己就是那只湖边的凤鸟，认识自己、照见自己、整饬自己，而人们则是湖面上弥漫而起的白雾，蒙蔽了远天。音布唱完最后一个词“吉祥”时，她自然地抬起右手在头顶做出拈花指，这是对湖面上的凤鸟表达寂静喜欢之情。音布和村庄里的人们并不曾见过真正的凤鸟，但他们在音布的歌声中见到了一只来自远古的灵雀，它典雅而高贵。人们的掌声久久不息，惊起了场坝边几棵核桃树上的野雀，它们飞向了远处的花路坪。

站在边上的演员都围拢过来，有的拉住音布的手，有的去触摸她耳边的干花，使它发出窸窣的声音，他们的眼里透着对她的喜爱和赞赏。

一直在旁观赏的部巴也来到了音布身旁，他对音布说：“我们在小镇上听说，七日村庄有个能与白鸟合唱的姑娘，就赶到这里来寻你了。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去更远更大的地方唱歌，就在这张纸上签上你的名字。”

说话间，部巴从怀中取出那张盖有章子的纸页。音布没有立即接过，她谨小慎微地看着纸页，仿佛看到了一只忽然而至的白鸟，并预感到她伸手的同时，白鸟会受到惊扰而呼哧一声飞走。

部巴看到音布微微皱起的眉头，他的心也因此紧缩了一下。部巴眺望着音布身边的演员们，他们眼中闪烁着快乐而迷人的光芒。部巴希望能够让音布看到这些演员们，并触及他们的生命场。他就把手伸向一位满头卷发的少年，挠挠他的后脑勺，说：“他是我们去联荣演出的时候遇见的放牛娃，被一场梦授予了传唱《格萨尔》的本领，他不仅能说唱，还能模拟说唱背后的环境。”少年扭头望着部巴，一双鹰隼似的眼睛透着坚毅。部巴对他点点头，少年即刻起势，双膝微屈，双拳交叉向前伸张，肩膀随节奏自然摆动。喉咙里发出雷声轰轰、风雨哗哗，十二岁的格萨尔驾驭着神授宝马降临草原。少年神情专注，双眼闪耀着对前方目标的渴望。当人们发出一片啧啧

称赞扬声时，少年突然安静下来，展开双臂走向围观的人们，用歌的旋律和诗的节奏，唱起了格萨尔赛马取胜，登上王位，赢取爱妃珠牡的片段。

歌唱接近尾声时，部巴手括在嘴角轻唤：布姆。

一个斜背着一只羊皮手鼓的女孩听到部巴的呼唤，她转过头来对着他的眼睛会心一笑，接着取下背上的鼓，用鼓槌叩鼓面三下，少年很快退到了边上。人们的目光被鼓声所吸引，他们看到一个小麦肤色、扎着满头脏辫的女孩，她左手持鼓，右手举起长柄弯把的鼓槌，左一下右一下地敲击着鼓面，一步步走向坝子中间。随着鼓点节奏密集而起，人们就看到了手鼓在跟着女孩快速旋转，鼓槌一次次准确地叩向鼓面，那声音宛如一场大雨落进了深潭里。女孩的裙袍边像一朵朝开暮合的波斯菊，一次次怒放又轻轻合拢。鼓声忽然停止，女孩重新背起手鼓回到了演员们中间。

部巴带着见证了一朵花盛开的喜悦向音布和众人引见女孩：“布姆来自扎溪卡草原，她跳热巴舞的时候，击鼓三声就能让落雨的草原升起双彩虹。”

大家都仰头去看天空，天空晴朗而蔚蓝，便都发出了一阵笑声。

音布紧抿嘴唇，新奇而钦佩地看完表演，然后又轻轻地收回目光。当部巴再次将纸页递到音布眼前时，她的手在宽大的袖口里动了动，一双有些粗糙的、微微发红的手从部巴手里接过了纸页。不知是微风还是音布的紧张，让纸页在她手中发出了一对翅膀挣扎的响动，她的手握得更紧了些。

人们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音布，签字呀。”

“音布，跟你阿哥一样走出大山去见世面。”

音布的阿哥自幼就热爱学习，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。音布并不喜欢读书，她打开书本闻到字迹油墨的气味就会感到头痛，这让她每天都很痛苦。阿哥知道，只有读书才能使他们的家境逐步恢复到旧年那森马帮家的兴旺光景。他坚持领着音布去上学，音布走到磨坊沟，故意踩湿鞋子，大喊脚冷，要回去换鞋。阿哥就背着与他一般高的音布去上学。就这样，阿哥背着音布上完了小学，考上中学后离开村庄，又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在县上做了一名中学语文老师。他一直热爱读书，屋子四壁都堆满了书，他一定是在书中找到了比马帮还要广阔的天地。

阿哥走后，音布回到了村庄，开始春冬耕种，夏秋放牧。她每天都喜爱唱歌，学会一首歌她就会登上阁楼对着整个村

庄歌唱。唱着唱着，山坳里的酸梅花开了，屋后的藏杏开始逐渐熟黄，玉米地边的向日葵齐地转向村庄，还有满山的野棉花噼噼地破绽漫天飞舞。后来再唱，阁楼上飞来了一对斑鸠、五六只斑头雁，还有一群藏雀……它们叽叽喳喳地与音布一起合唱。场坝里玩耍的孩子们听到总会安静下来，慢慢地走向音布家的屋角。他们的脚步那么隐秘，似在接近一片他们从来没有踏足过的森林。

音布手中的纸页又一次沙沙作响时，她没有一点犹豫地从部巴手中接过笔握紧，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时，一只手从她手中一把夺过了纸页，撕成碎片，朝上空洒洒而去。音布感到耳边一阵凉寂，她仰头看到那些纸碎片，霎间打开了许多翅膀，美妙、秘密地合着飞向几个人的肩头，又如同微弱、低吟的哨声一样落下，轻轻伏在音布脚边。音布单膝蹲地，去捡起一块碎纸片，上面正好写着她的名字。音布在心底里诵出自己的名字时，村庄后方的松林中忽然响起了布谷鸟的鸣叫，声音那么洪亮，她怀疑是布谷鸟猜出了纸片上的字，并叫出了“音布，音布”。

音布紧攥着自己的名字起身，她望着眼前的阿爸，绛红头绳的穗子散落在他的额上，眼睛因为愤怒而布满了红血丝。音布的心有些疼痛，她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忧郁。此刻，阿爸是在用一种无声的力量宣告，此前音布没有拒绝他喝下达赤带来的白酒，就代表着她默认了与达赤的婚事。她的心不能再向往别处，这是古雅而不同世俗的秩序。

音布从耳际摘下龙胆花，她就恢复了原来的自己。她抬眼望向众人，他们的眼光流露出他们内心经历了美好后的失落和黯然。他们身后的村庄，树木掩映的石板房顶、延绵环抱的青山是那么清晰。音布低头去看自己的旧藏袍，还有那双她爱惜的但已快磨破的布鞋，她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布谷鸟，始终藏于密林深处，用清晨一样空灵的声音鸣唱，使一个村庄的四季变得更加完整。想到这里，她霍然想起时下已入伏，布谷鸟怎么还在报春呢？

她低声问身边的人：“您刚才是否听到了布谷鸟的叫声？”那人果断地摇了摇头，她又问面前的小孩，他也对她摇头，音布就知道了刚才那几声布谷鸟叫是自己内心萌发的愿望。

音布端起木盆离开场坝，身后是那样沉寂，人们的身影比森林还要紧密地围在一起。音布侧目，对着那些影子轻轻颌首，当作误入了一场美妙幻境，转身快步离开了场坝。

（全文完）

—悦读—

又见萤火虫

◎蒋红霞

我是一个孤寂的行者，大多时候，都是一个人独自欣赏自然风景，独自品尝人世的甘苦。

一个沉寂的夜晚，我终于又见到了久违的萤火虫，它虽孤独，却一点也不寂寞。它跳跃的光芒点亮了我的世界，也点燃我的梦想……它，还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而有情趣，让我的生命充实而有意义，让我终于变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。

欣喜之余，我又默默地收拾着平时的点点滴滴，细数着生命的每一个印记：哪怕只是几点欣喜的泪滴，某一瞬间不经意的心动；哪怕只是一次磕碰，一枚伤疤……即使如今早已消散，或已结痂，甚至淡化了伤痕，消失了疼痛，它们也能见证我的成长，并使我日渐成熟。它们，无论怎么微小，都是我生命中一枚枚小小的勋章。我将这些小小的勋章，如同当年追寻小小萤火虫般，一点点收集、梳理，又一点点松手、放飞，就成了一本近二十万字的小集子，名曰《又见萤火虫》。

我将这本集子分为五辑，它们依次是家园、四季、风物、生长、微光。

“家园”，这片被梅山文化深深浸润的土地，有云雾缭绕的芙蓉山，有静静北去的资江，更有悠远绵长的传说、厚重的历史与人文……我将笔尖对准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。它并非狭隘的地域局限，而是在最熟悉的土地上，由近到远地进行一场“对客观生活进行审美创造”的旅程，袒露出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眷恋。

“四季”，不仅仅着眼于时光的流转，而是在春秋代序中，亦步亦趋地行走，用脚步丈量大地的敦厚与山河的壮美，打开视听，用心灵触摸自然的诗行与世界的广博……就像那二月的“飞雪”与四月的“草木”，火红的江南燃烧的“谎言”，以及烟雨迷蒙的洞庭“波撼岳阳城”，都是现实中难得的“写意”。

“风物”一辑，离不开对自然“风情”的描绘，哪怕只是两片叶子的对视，也充满诗情画意；离不开对“物性”客观而理性的认知，哪怕是常人对无花

果“不开花只结果”的认知，也挡不住我内心的好奇与追问；更离不开对“风俗”人情的思考与探究，哪怕只是再普通不过的“芝麻豆子茶”，或者一次“暗菜子炒饭”，也要反复比对，仔细品尝。从这些比对与品尝中，我感受到了物事的风范、境界，世事变迁与人情冷暖，有了“万物美好，我在其中”的实在场感。

“生长”，一莞草、一棵树、一种动物等微小个体，一种理念、视野、格局等思维方式或思想境界，都需要播撒种子，用心滋养，才能长成理想中的模样。生长，既离不开生活中的“他力量”，更离不开生命个体的自我觉醒。哪怕只是“一裸草的绽放”，一些动物的“微”表情，或者一次行走，一次放空……都能促成生命的自我觉醒与不断成长。因此，“生命在那些终于要凋谢的花朵里永存，不断给世界以色彩，不断给世界以芬芳”。

“微光”一辑，则是时光里，那些点亮你我生命的人。他们可能是小孩或大人，可能是学生、老师或退休干部，还可能是农民工、家庭主妇，或者律师、企业家等普通人。他们可以不高贵，可以不高调，但他们能给卑微的人以自信与温暖，给身处低谷的人以开心和幸福。他们，能带你走出静寂无聊，带你跳出孤寂的怪圈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，感受生活的新奇与生命的鲜活。在喧闹的红尘深处，我如实地记下他（它）们，并与每一个熟悉或陌生的人，分享与亲人团聚时的欢喜与泪水，与朋友们牵手时的温暖与感动，与他人擦肩而过时一个微笑或者一个点头，或许只是偶尔与一只“蜗牛”牵手的点点触动……这些，都将成为我生命中最温暖的那一抹抹“微光”。

又见萤火虫，我感受到了它积攒一生的萤光，哪怕只是一点昏黄，甚至有点暗淡，却又毫不吝嗇地送到我面前，让我自在自适，默然欢喜。就着这“微光”，我不一定能看尽世间繁华，但当我陪流水跨越山河，与大地捧起夕阳时，定会淡然而从容。

07

甘肅日報

文
學

2026年7月20日
星期一

责任编辑 南泽仁
校对 傲昂嘉措
版式设计 边强

新闻热线
0836 - 7777385
投稿邮箱
garb@gznews.com

